

摇摇第一部全面反映乌江开发的悠悠长歌！

第一部透视胡锦涛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光辉历程的实录！



王摇庆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涌动的乌江 王庆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ISBN 7-5017-0500-0

I ①中... II 王... III 地区经济 经济发展 概况 毕节地区
IV ①F56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480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24 号）

网址：http://www.cepp.com.cn

责任编辑：高书精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中子画艺术设计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6.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07年 11月第 1版

印次：2007年 11月第 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书号：ISBN 7-5017-0500-0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3076925

服务热线：010-63076925

序摇摇言

冒天启^①

前不久，一位朋友传给了我一部 源万多字的书稿：《中国·涌动的乌江》，他建议我读读。由于课题以及其他的写作任务，我没有及时读。最近，北京的暑热桑拿天气实在难熬，我就暂时放下了那些费脑劳神的理论文章，读起了这部书稿。我一章一章地读下去，书稿实在太引人入胜了。《中国·涌动的乌江》虽然是一部理论书，但全然没有读理论书那样费神，书稿让我了解了理论书中所不能说清楚的理论问题；《中国·涌动的乌江》也应该是一部报告文学，但却没有一般文学书中的浮躁与夸张。作者以文学的、历史的，当然还有经济学的笔法，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我为作者浓烈的乡土情结所感染，我为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吸引，我为作者流畅的叙述所打动。

作者是位年轻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从未见过面。据作者在书稿中说：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在乌江这块沃地上，直到 80 年代毕节试验区的创建，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爱情，都在乌江质朴的土地上度过。因为贫困，作者不得不先去读普通专业学校，工作后再重新进大学读经济、中文等专业，但毕业后还是回到乌江，先后从事卫生、民族宗教事务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作者的内心深处，充满对这片神圣土地的感恩。

《中国·涌动的乌江》，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书。

我顺着作者的叙述，明白了乌江是一条有着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江河。作者以殷实的资料，描述了乌江曾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这里记录着烟雨萧萧的马蹄声；这里有着一个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几千年的夜郎国；这里也发生过千万次烽烟弥漫的战争。一代封建帝王秦始皇，曾修建过一条“五尺栈道”，飘逸着千军万马涉足这片蛮荒土壤的气息；一部司马迁的《史记》，曾引发了一个“夜郎自大”的典故，把乌江上一个古国的名字融入了烟尘史迹；一代名丞诸葛亮，曾在这里有过

^① 冒天启，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学术委员会委员兼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七擒孟获”的成功谋略，让乌江留下了古老的碑铭和传说。我们都应该知道，在党的历史上，乌江、毕节也是非常著名的革命老区。1935年春，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省转战金沙（打鼓新场）、毕节等地，在林口“鸡鸣三省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进入黔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在黔西北建立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乌江以及乌江流域人民为革命而作出的奉献，我们是永远都不能遗忘的。

《中国·涌动的乌江》，也是一部难得的民俗书。

乌江这里，世代居住着彝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等5个少数民族，构成了一个个独具一格的文化要素。世代繁衍着的古老民族以及他们居住的村落，个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彝族的浩繁文字，记录着一个优秀民族的生生不息，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灿烂辉煌，填补了许多空白的洞穴，素称“中国金字塔”的彝族向天坟，埋葬着一个历史的谜团，等待着世人去破译；苗族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质朴的古歌，唱出了一个民族迁徙的悲壮事件，传统工艺的蜡染裙，影印着中国疆土的历史画卷；还有布依族的村落建筑、仡佬族的习俗等等，这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千岛”。

作者怀着深深的感情说：乌江，一条中国西部圣洁的江河！这里记录着西部远古的历史与沧桑！因为神秘，乌江成为孤独的江河；因为孤独，乌江才是神秘的河流。没有被外界触摸，没有被现代工业污染，没有被现代文明冲击。这里的孤独，显得异样，但却又傲然而存；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有许多村落还不熟悉汉语，他们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衣衫裙裾，他们唱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歌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谈情说爱结婚生子，他们保留着优秀的传统文化静守宁静的土地和谐发展，他们纯洁的语言表述和柔和的目光让人想念“世外桃源”。

《中国·涌动的乌江》，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经济学著作。

但是，这里也一直伴随着贫穷！几代人的贫穷。1960年代中期，《国内动态清样》第1500期，曾这样记述了这一地区的贫穷：（记者刘子富）“在海雀村猿个村民组察看了猿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源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猿个月的盐，源个人只有猿个碗，已经断粮猿天了。苗族社员王永才全家猿口人，断粮猿个月了，靠吃野菜等物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苗家人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猿元，买粮已经花光了；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个猿岁多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当记者走进苗族大娘王朝珍家，一下子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见有客人走来，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怪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她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肚，那条破烂成线条一样的裙子，……”我读着这样的记述，难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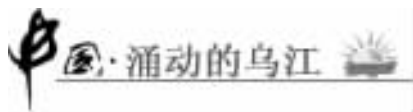
内心的凄然！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价那位花几亿美元去国外购买豪宅的富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乌江神秘的面纱在悄然洞开。众多学者亲临考察，为扶贫思考。于光远教授等撰写了《乌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报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同志亲自写信向中央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1985 年，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严寒的冬天，亲临视察，同老区人民共商脱贫大计。1988 年冬，胡锦涛同志就任贵州省委书记，书稿如实地记录了胡锦涛同志轻车简从地深入这块疆土进行调查研究的感人事实和充满哲理的演讲。胡锦涛同志集中了众多思想，连同省委一班人一起，确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根本的指导思想，选择毕节地区，建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为贵州脱贫“近期作示范，长远探路子”，从粮食、人口、生态这个矛盾的夹缝里寻找乌江奔腾的“血路”。

扶贫，当然首先需要观念的扭转和更新，需要创新的意识和觉悟，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市场意识和政府的服务态度等等。1988 年 8 月 20 日正式创立“毕节试验区”时，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说：“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放区所不同的。全国的所有特区、开放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放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还说，“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有胆略、有魄力，懂生产、会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对他们的缺点和失误，要真心诚意地教育和帮助。要善于发挥‘能人效应’力求用好一个能人，带动周围一片，形成一个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经过这样的反复开导，毕节试验区规划中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政策界限非常清楚，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确定下来，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两眼不再盯着全民，多种经济成分在这个地区迅速地发展了起来。由此，乌江的神秘开始逐步被划破，乌江的开发与毕节试验区的建设逐渐拉开了序幕。

《中国·涌动的乌江》这部书稿，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中，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思路，是当今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试验场”。毕节试验区，蕴含着中国科学发展观的“大方向”。经济学研究，最注重思想发展史：当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而被国人所共识之时，实际上在乌江之源的毕节试验区建设，20 年前就开始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进行了探索和试验。毕节试验区 200 多万各族群众已经有了 20 年的探索历程与试验成果。乌江、毕节试验区因试验科学发展观而充满了生机。

作者亲眼目睹实践了乌江一天天的发展变迁，为这样一个宁静的疆土出现超前的



发展理念而感动。他曾以满怀的激情，通过诗歌的方式歌吟着历史的变迁，在国内数十家报刊上发表诗歌 1500 多首；后来，作者又开始大量搜集乌江变化的真实素材，记录毕节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个典型案例。2004 年开始，作者执笔撰写了贵州省的一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毕节地区发展定位与民族工作转型研究》，引起了贵州省内外有关部门和学界关注。在这个课题中，作者作为一个毕节试验区培养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用自己的一双脚做学问，走过了乌江的寸寸田野，用一个个细小的个案真实地记录着，用一句句没有经过雕琢的语气表述着乌江的变化，廓清了毕节试验区探索和试验的整个过程。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把科学发展观思想在乌江流域毕节试验区 15 年的酝酿、磨合、探索、试验，一直到已经取得成功的事实这一变迁的历史进程，以《中国·涌动的乌江》这部书稿通告全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引下建构着自己的生命家园，让人们知道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发展还有一段很悠长的历史。

所以，我深深地感到：《中国·涌动的乌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经济学著作。

作者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把社会科学研究与现代原创文学结合起来，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将理论研究、调查实录、报告文学三者兼容在一起撰文，既有经济学理论的阐述，又有人物内心的激情描述，书稿交融了经济学的数据分析，整合了社会学的事实例证，观点与数据、历史史料与当今案例熔于一炉，语言朴实而动情，行文严谨而合乎逻辑，生动地记录了乌江的昨天、今天与未来，拓清了《毕节试验区》的发展足迹。书稿中的许多专题田野调查，无论是从“学人的视野”，还是“作家的视野”，所蕴含的经济理论异常厚重，所表达的事例也栩栩如生。《中国·涌动的乌江》，真实地回答了乌江变迁的剪影，生动地论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作者撰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中国民族报》、《贵州日报》和《当代贵州》杂志先后用大篇幅的版块推出了近十万字的文稿，以生动的文采，表述了乌江——毕节试验区发展旅程。

这位年轻的作者，应该说是一位双栖学者，他既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工作者，懂得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娴熟地把握着文学创作的原则，两者兼容，书稿中少有理论的枯燥，也未见任何夸张的描绘，原汁原味地抒发着作者浓烈的乡土情结。

我读着这部书稿，尽管是北京的正伏天，暑热难熬，但还是为书稿优美的文字所吸引，为以案例解读科学发展观所折服，为这样一位执著而才气横溢的年轻学者而感到欣喜。

这部书告诉了我们：

乌江在哪里？

是谁在开发乌江？

乌江有什么神秘的话题？



是谁让乌江演进得更加神秘？

是谁使夜郎古国重放异彩并一天更胜一天地生机盎然？

……

的确，乌江是一个充满神话传说的土壤，也是一个馥郁着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江河。在新的历史时期，乌江又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原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兴奋地说：“这里的变化确实是空前的。”


我非常喜欢这部书。

如果你读了这部书，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为《中国·涌动的乌江》的出版而高兴。

国国缘年 愿月 愿日 草成



摇摇

① · 涌动的乌江 

摇摇乌江在哪里？

是谁在开发乌江？

这是一片充满神话传说的土壤，也是一条馥郁着千百万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江河。当现代人的视野穿越起伏不平的崇山峻岭，当历史的画笔涂抹着波澜壮阔的悠悠疆土之时，人们难以忘却乌江的圣洁伟岸。

乌江有什么神秘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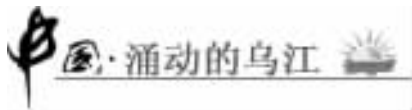
是谁让乌江演进得更加神秘？

在中国远古的历史尘缘中，乌江曾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这里记录着烟雨萧萧的马蹄声，这里有着一个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几千年的夜郎古国，这里发生过千万次烽烟弥漫的战争。品读乌江，一代封建帝王秦始皇开辟的“五尺栈道”，飘逸着千军万马涉足这片蛮荒土壤的气息；司马迁的《史记》记录着这里的孤独与梦想，一句“夜郎自大”把乌江上一个古国的名字带进了烟尘史迹；一代名丞诸葛亮“七擒孟获”在这里留下古老的碑铭和传说……

这里世代生活繁衍着古老的民族，这里每个民族或者每个村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彝族的浩繁文字记录着一个优秀民族的生生不息，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灿烂辉煌填补了许多空白的洞穴，那素称“中国金字塔”的彝族“向天坟”埋葬着一个个历史的谜团，等待世人的破译；苗族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那质朴的古歌唱出了一个民族迁徙的悲壮，那传统工艺下的蜡染裙裾影印着中国疆土的历史画卷；布依族的村落建筑，仡佬族的习俗，等等，构成了一个个独具一格的文化要素，被誉为中国罕见的“文化千岛”。

因为神秘，乌江成为孤独的江河；因为孤独，乌江才流淌着神秘。没有被外界触摸，没有被现代工业污染，没有被现代文明冲击，这里的孤独显得异样傲然而存；谁也不会相信，这里世代居住的彝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许多村落还不熟悉汉语，他们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衣衫裙裾，他们唱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歌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谈情说爱，结婚生子，他们保留着优秀的传统文化，静守着宁静的土地，和谐发展，他们纯洁的语言表述和柔和的目光，让人想念“世外桃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乌江神秘的面纱悄然洞开。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从 1983 年进入贵州开始，时常轻车简从深入这片朴实的疆土，并于 1985 年 8 月 15 日，亲自倡导并经过国务院批准，在乌江上游的典型地带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以下简称“毕节试验区”）。因此，乌江的神秘开始逐步划破，乌江的开发以及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从此拉开了序幕。可是，谁又知道毕节试验区在建设什么呢？从 1985 年 8 月以来，毕节试验区在探索和试验上按照胡锦涛同志的指示，以人为本，凸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一举成为今天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试验场”。

乌江，因此而圣洁，毕节试验区因此而充满生机！

我是乌江边的年轻学子。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在乌江的土地上，到毕节试验区的创建，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爱情，都在乌江质朴的土地上度过。因为贫困，我的父辈当时不能让我走进高高的殿堂，仅只先后读了普通专业学校，工作以后再重新走进大学读经济、中文等专业，尔后又回到生我养我的乌江。在毕节试验区，我先后从事卫生、民族宗教事务和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工作，我内心深处感恩这片神圣的土地，她让我有着不少切身的梦想和体验。

我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以什么身份开展这样宏大的研究？我用什么方式解读乌江、解读毕节试验区？

从毕节试验区创建以后的岁月流程，我亲眼目睹着乌江一天天的发展变迁，我为这样一个宁静的疆土出现超前的理念而震撼。当我以一个流行病医生的身份，穿梭在西部贫困的毕节试验区时，我被那历史积淀的文明与愚昧所摇曳；当我以一个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者的身份，流连日益变迁的村落时，我为那“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感叹；当我以一个记者的视角，寻访富裕与贫穷“碰撞”的新人新事时，那一幕幕欣喜的画面让我惊诧；当我以一个年轻作家的身份回归这片温暖的土地时，那神话般的奇迹和梦想已经悄然显现；当我以一个研究学人的身份沉入这里的山野，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步的理念已经洞穿每一个角落。

文字可以写在纸上，那永远不断的情节又怎么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呢？

从 1985 年至 1995 年间，我以诗歌的方式歌吟。那时候的我，激情属于诗歌，梦想属于诗歌。当我在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数十万文字之后，我开始沉寂了。因为那是飘渺的表达方式，我不能也不可能用诗歌全面透射乌江、透射毕节试验区，更不可能把内心的情感表现出来。

1995 年至 1998 年间，我开始了一种艰苦的劳作，在从事卫生工作的闲暇大量搜集关于乌江的真实素材，记录着毕节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典型个案，不时在平面媒体上反映毕节试验区某个侧面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为我放弃原来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到一家民族研究所从事枯燥平淡的研究作了铺垫。

1998 年到今天，我开始了另一类工作学习生涯，从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入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其间以文字秘书、记者、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者的身份深入乌江、深入毕节试验区。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局限，我的身份成为比较泛泛的角色，因而不能透视发展变革的乌江，更不能穿透生机勃勃的毕节试验区。从 2000 年开始，由我执笔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毕节地区发展定位与民族工作转型研究》引起了贵州省内外有关部门和学界关注，并得到贵州省毕节试验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这就给我尔后进行“乌江开发与毕节试验区建设调查”注入了“兴奋剂”。

作为一个毕节试验区培养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我切实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和走进田野，用一个个细小的个案真实地记录着，用一句句没有经过雕琢的语言表达着。同时，在部分问题与结果上作了简短的论述，力图廓清毕节试验区探索和试验的过程。我的目的在于，通过我的调查研究，把科学发展观在乌江流域毕节试验区 30 年的酝酿、磨合、探索试验，以及已经取得成功的事实，袒露给全中国和全世界，以此告诉人们：乌江是怎样成为中国最瑰丽的神秘之江，毕节试验区是怎样肩负着中国“小试验、大方向”的重任的。

怎样袒露如此宏大的建设使命？怎样让世人轻松认识乌江、认识毕节试验区？却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乌江地处祖国的西南部，在神州大地上显得陌生而细小，仅仅是母亲河长江的一条支流贯穿在贫瘠的西部山川，外界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中国河流中神秘而又孤独的江河。当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被国人所共识的今天，谁能想到，乌江之源的毕节试验区建设早在 30 年前就开始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试验了，毕节试验区 30 多万各族群众已经有 30 年的探索历程与试验成果了。一种强烈的震撼、一种内心的感恩，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动力去挑战、去艰苦爬行。

用干瘪的数据、用不加修饰的事实和原始的文字来表达，无形中就会变得古板而生硬，成为史志的浩渺边际。于是，我也在作一种大胆探索试验，把社会科学研究与现代原创文学相结合，采用多体裁、多学科高度整合的方式行文，力求彰显乌江的昨天、今天与未来，记录毕节试验区的发展足迹。经过两年多的专题田野调查，无论是从“作家的视野”还是从“学人的视野”，我所占据的一切足以回答现实发展进程中乌江变迁的剪影，我所列举的事例和数据都是真实的，并且还是经过我多次认真筛选之后进入文字组合。从开始调查以来，《中国民族报》、《贵州日报》和《大自然》杂志、《当代贵州》杂志先后用大篇幅的版块推出了近 30 万字的文稿，是“调查纪实”也罢，是“研究笔记”也罢，我不在乎文章体裁的局限，只要能够表述乌江——毕节试验区发展旅程就知足了。这样的探索我还会继续，这样的研究我也会大胆试验，无论遇到何种风浪，挑战是一种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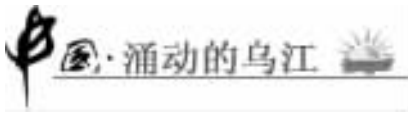
乌江的神秘美丽，毕节试验区的艰苦求索，可否在我的文字中显现，请你用宽容、豁达的心灵之窗与我一道，穿越乌江的重重山峦，行走千里乌江的峡谷险滩，感悟中国西部疆土的温润。

千年乌江开发梦

巍巍乌蒙山，沧浪的山峰，屹立中国的大西南，你知道吗？

这里是珠江的源，这里是乌江的源，这里是云贵高原上涌动的阳光。

就是那条悠悠的大河，演变亘古的山，演变历史的沧桑。



是你吗？乌江。

在乌蒙山的骨盆中，让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哀叹：“廉峰际天兮鸟飞不通，游子怀乡兮不知西东。”

古往今来，乌蒙山与乌江，一直与中华大地一脉相传，休戚与共，那史不绝书的印记，使乌江永远深重。

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乌蒙山区却表达了另一番挚爱的激情，他在诗中写到：“乌蒙磅礴走泥丸。”在他的《十六字令三首》中，他还把乌蒙的山作为革命者的象征去讴歌。“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谁知道，在乌蒙山脉的贵州省西北部的威宁自治县盐仓镇花鱼洞，一条叫乌江的河流从这里诞生。千万年的沧桑岁月，乌江的名字成为隐匿大山的莽莽苍龙，无人问津，无人知晓。而今，乌江，贵州子民的“母亲河”，在西部大开发的风口浪尖作为“西电东送”的“重点”独占鳌头。

乌江，是长江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 1616 公里。《贵州省志·水利志》记载：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古称延江，又称黔江。流域包括云南、四川、重庆、湖北，其中涉及贵州省 11 个县、市，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省一半以上。流域内自然资源丰富。乌江集中落差 1000 多米，多年径流量达 100 亿立方米，水量与黄河相当。被誉为我国的“水电富矿”，是国家规划的 10 个水电基地之一。

悄悄地走进历史尘埃的乌江，几千年的开发梦想换来一曲曲悲壮的长歌。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关中为中心，加强了对河湟地区和四川盆地的开发。秦始皇在西南夷地区修筑“五尺道”，推行郡县制，贵州地区设置了远县。所修五尺道，从夔道（今四川省宜宾）开始，先通夜郎国邑，后通其属国。因秦旋即覆灭，道仅粗通，还有大量工程尚未完成。接着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最先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过贵州省的 11 个县市，毕节地区的黔西、大方、毕节、赫章、威宁就是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通过的地方。据《水经注》记载，“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今云贵两省），迄于建宁，两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尺，堑凿之迹犹存。”

古代乌江的开发，可以说是为了当时朝廷统一边疆、巩固朝政所用，没有顾及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如《史记》所说：“当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量，率十余钟至一石（钟六石四十）”。从庄蹻入滇开通贵州东西大道，秦修五尺道，汉凿石门道，都是乌江成千上万各族人民劳动创造的成果，也是历史记载开发乌江的重大史迹。

随着历史的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乌江流域在战争的硝烟中也先后出现开发的记录，可是，那累累伤痕给当地各民族人民留下什么呢？

在乌江开发的历史长河中，奢香夫人在黔西北可谓家喻户晓，她是水西一千多年

